



# 从延河到天山

王玉胡 著

I267  
(W) 34

0079873

# 从延河到天山

王玉胡 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079873

作

家 出 版 社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19977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書是作者从 1944 年到 1954 年的散文特写选集。全書共分三輯：

第一輯 7 篇，主要报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；第二輯 7 篇，主要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駐新疆部队，在生产建設战线上的模范人物；第三輯 3 篇：“北塔山風云”尖锐地揭發了 1947 年美帝国主义在新疆制造“北塔山事件”的真相，暴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企圖利用一切时机挑起新战争的陰謀；“阿舍买提与帕格牙”以一对哈薩克青年男女为爭取爱情与自由受尽艰險困苦的事实，暴露封建反动統治的罪惡，歌颂解放事業如何給哈薩克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；“哈薩克民間詩人司馬古勒”扼要而生动地描写了这位人民詩人的生活经历和歌唱活动。

封面設計 張守善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 4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37 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書号 536 字數 137,000 开本 787×1992 呎 1/32 印張 7  $\frac{15}{16}$  插圖 2

195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000 册

定价 (6) 0.55 元

# 目次

## 第一輯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鉄絲閻王”.....  | 2  |
| 王隊長の武工隊..... | 6  |
| 二斤花.....     | 12 |
| 英雄の小八路.....  | 16 |
| 九股山上逞英豪..... | 23 |
| 打到蔣管区去!..... | 43 |
| 洛川城郊の喊話..... | 57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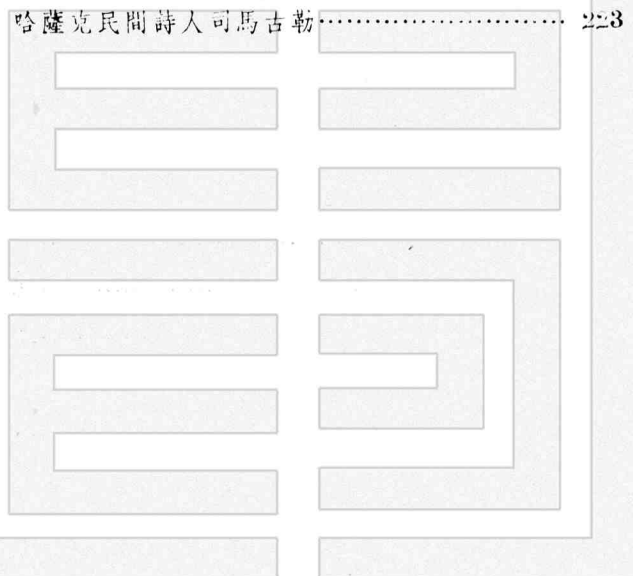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二輯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艰苦朴素の程悦長师长.....  | 62  |
| 生産戦綫上の程悦長軍長..... | 74  |
| 女拖拉机手張廸源.....    | 89  |
| 牧羊功臣渠生保.....     | 108 |
| 拖拉机开动了!.....     | 114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沙漠里的战斗..... | 120 |
| 在矿区.....    | 129 |

### 第三輯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塔山風云.....       | 136 |
| 阿合買提与柏格牙.....    | 196 |
| 哈薩克民間詩人司馬古勒..... | 223 |



第一輯

## “鉄絲閻王”

一九四〇年以后，在冀中平原上，敌人更加强了点綫的分割和占領，企圖用“蚕食”的手段，达到全面的吞吃。可是冀中人民的兒女們，也就随之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反“分割蚕食”的斗争——“破击战”。“鉄絲閻王”李勇生就是当时破击战中在割电綫工作上的能手。他是冀中安國縣樓堤村人，一九四〇年才十九歲，当时担任本村青抗先<sup>①</sup>隊長。他的动作，真是莫名其妙的迅速，猴子一样的爬上了电綫杆，剪断电綫，又輕輕地墜落下來；他銜着电綫的一端，身子像小旋風似的迈轉边走，电綫便自然的在身上纏成捆；几分鐘之內，就可割到四五十斤。在敌人嚴密的巡邏之下，一个月就割过二十八次。尤其是当敌人挂好新电綫的时候，那他必然去破坏的；因为新电綫只要把兩端剪断，就会自动的卷起來，这也是鉄絲閻王的一个很重要的發現。他的事蹟被人們編成故事，廣

---

① 青抗先，是青年抗日先鋒隊的簡稱。

泛流傳着。

人們之所以稱呼他“鐵絲閻王”，主要是他的工作對於敵人是可怕的。這個稱號首先由附近村莊的人們叫起來，漸漸傳遍了全縣、全冀中。一九四一年，冀中青抗先總部，初步總結了他的工作，提出在全冀中青年中展開“鐵絲閻王運動”，於是他的名字就更加響亮了。安國偽縣政府，也在恐慌萬狀里貼出了捉拿鐵絲閻王的布告。

一個伸手不見掌的黑夜，鐵絲閻王帶了老虎鉗子和手榴彈，沿着熟悉的小路，奔向敵人的封鎖綫——定（縣）安（國）路來。

爬上電綫杆，照例听听周圍的動靜。忽然，他像是聽到了有什麼聲音，用小指挖了挖耳朵，凝神聽去，噁呀！原來有一陣鬼子的皮鞋聲！

“跑是來不及了！並且是危險的！”他想。

他非常鎮靜。一隻手緊握着杆頂，一隻手把手榴彈舉在空中，導火綫套在手指上。

皮鞋聲愈來愈近，他依然非常鎮靜，得得的皮鞋聲在電綫杆下來回地響着，由於他能鎮靜地保持絕無聲息，天色又黑，敵人雖往返數次，但始終沒有發現他。

他的膽量愈來愈大，大白天也去割電綫。剛爬上杆，便被埋伏在附近的敵人發覺了，槍彈雨點似的射過來。

鐵絲閻王見势头不好，便双手一伸，兩腿一挺，从杆頂上跌落下來不动了。鬼子認為他死了，止住槍声，來抬死尸。

其实，鐵絲閻王是裝死，他的目的是止住敌人的火力。他見鬼子走近了，跑是來不及了，于是便准备好手榴彈，偷偷地瞥着越走越近的鬼子，准备与鬼子硬拚。

轟！轟！手榴彈咆哮了！嚇的鬼子手忙脚乱，狂叫狂跑，兩個鬼子被炸掉了腦殼。乘着鬼子的混乱和火藥的濃烟，他一股勁跑到青紗帳里去了。

鬼子清醒了過來，死尸不見了，剩下來的是兩個血肉模糊的日本兵。

定安路上的電話，好些日子叫不通了，于是鬼子們便实行了狂暴的手段，捉了几个無辜的老百姓，絞死在電綫杆上，并大肆宣傳說，这就是割電綫的下場！公路的兩旁，掘起深溝，電綫杆上还挂有不少馬灯和炸彈。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嚇倒鐵絲閻王。

太陽落在西方的远山里了，鐵絲閻王約合了附近村庄的青抗先隊員，还請了区上的游击小隊帮忙，在这天夜里，要來一个“平溝”和“打掉馬灯”的斗争。

夜幕漸漸的展开，涼風颼颼，寒鴉繞樹，哇哇乱叫。電綫嗚嗚的呼嘯着，電綫杆上的馬灯像群狼的眼睛在黑暗里閃着光亮。

噼啪的槍声响起來了，在一陣巨大的动乱和呐喊中，馬灯熄滅了，留下來的的是茫茫天际的黑暗，和一片更加激烈的槍声，手榴彈、土炮的轟鳴。

守炮楼的鬼子嚇倒在地板上。鉄絲閻王的破击隊却帶着勝利回去了。

不久，敌人又想出新的对付办法，命令敌占区的村庄，分段看守定安路，如果电綫断了，概由各村修补。敌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，除了加深敌占区人民的負担以外，还想借此挑起敌占区人民和根据地人民之間的不和。

这样一來，果然，一时电綫被破坏的少了；正当敌人得意之时，电话又叫不通了。可是电綫却是完完整整的，因此鬼子們不得不一尺一寸地檢查着电綫，几十里路的电綫，整整檢查了三天，才察觉了在一个电瓷瓶附近的一段电綫間，有一節短短的麻繩。

自从敌人貼出捉拿鉄絲閻王的布告，不但沒有捉住鉄絲閻王，鉄絲閻王反而越來越多了。自从冀中抗先總部發动开展鉄絲閻王运动以后，只要是割电綫的能手，差不多都被呼为鉄絲閻王。鉄絲閻王成了無比榮譽的称号。安國一帶流行唱着这样的民謠：“鉄絲閻王千万个，嚇的鬼子打哆嗦！”

1944年2月于延安。

## 王隊長的武工隊

王隊長和他的武工隊員們，躺臥在一個地窖子的旁邊。周圍已起了綠油油的青紗帳。几夜沒睡覺的人們，頭一着地便投入夢鄉了。就是王隊長沒睡，他替大家担任警戒。不一會，隊員們的鼾聲把隊長包圍起來了。他的頭似乎也沉重起來，上眼皮和下眼皮一個勁地打架。他坐了起來，伸一個懶腰，仰起頭，望着天空，反復數着慢慢流動的几朵白雲，就這樣的丟開了夢魘。

忽然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王隊長把貼在身邊的一個隊員一推，其餘的便不約而同地坐了起來。駁壳槍都上了頂門子，食指扣着扳機，大機頭張開着。

“王隊長！王隊長！”隨着熟悉的聲音，一個包頭巾的老鄉，出現在眼前了。這是固城村的農會主任——現在的維持會長。

“噯喲！老劉啊！你跑什麼，我們當是又有敵情

呢!”

“可不是有敌情!快跟我走!狗日的十几个‘警备队’,到我村上了!我已布置好人招待他们。这一回非活捉狗日的不行!快!快走!”老刘的话就像是机关枪连发了一梭子子弹。王队长和队员们,都兴奋的跳起来,跟着他飞似地奔向固城村来。

到了维持会,王队长和队员们,一闖就进了屋子,伪警备队一个也没有了,扑了个空。原来伪警备队见今日招待殷勤异常,刘会长打了个照面,便不见了,愈想愈疑心,便慌张地溜走了。

王队长坐在维持会里,皱起了眉头。“不想更多的办法是不行的!……”他默默地想。

## 二

明光店据点的伪警备队长,要和原来的姘头在东张庄举行公开的婚礼。王队长得到了这个消息,和队员们耳语了些什么,就不见了。

那天,伪警备队长和他的姘头,还有一些同事,都装扮了起来。布置了一所新屋,門上也贴了“小登科”之类的红纸对联。村民们都偷偷地咬牙咒骂,除了几个被迫帮忙的人之外,都敬而远之。举行了封建的拜堂之后,便开始了筵席。一群狐朋狗党都纷纷举杯致贺。碟子碗

子碰的叮噠响，豁拳的声音乱成一片。一个家伙醉醺醺地走到新娘子面前敬酒，新娘子不喝，他便捉住她的头硬灌了一杯，还用一個指头順势扫了一下她的臉蛋兒，于是，引起了哄堂大笑。

“保定的憲兵隊賀喜來了！”不知哪里傳來的消息。偽警備隊長又驚又喜地正要出迎，憲兵隊已進了大門。一個头戴礼帽、身穿長衫、戴墨晶眼鏡的領着頭，其余的几个紧跟在后面，打扮的也很闊气。

“恭喜！我們剛到城里，便听說閣下結婚，特來道喜。”这个說話的人还没有入座，便使了个眼色，这些憲兵隊都从腰里掏出了駁壳槍。

“不許动！举起手來！”

偽警備隊長見势头不好，正要从腰間掏槍，啪嚓一粒子彈打過來，他双手一伸便倒下了。其余的几个家伙都嚇酥了骨头，紛紛跪下求饒。新娘也哭着說：“我是被霸占的，求老爺們饒命！”

“告訴你們，我們是八路軍的手槍隊，你們的名字都在我們的本子上，誰要坏就不客气！”

这个說話的人，就是王隊長。

### 三

石仁山是个死心替敌人做事的叛徒。一九四二年五

月大“扫荡”以后，安國縣的环境变了，他便更猖獗起来，我們的大批干部被他活捉或殺死。于是縣委决定要捉住这个凶手，給死难者复仇；同时警告漢奸叛徒們。

王隊長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便派了几个隊員化裝成商人和農民，帶了“良民証”暗暗地潛入圍城附近，探索石仁山的活动。不到几天，便探出了这家伙每当夜深人靜的时候，常到×村嫖娘們。隊員們密密地集結起来，准备晚上捉拿凶手。

这是一个漆黑的夜，隊員們偷偷地埋伏在石仁山姘头的大門附近。到了夜半，在东街口的边沿上，闪过一个黑影，这黑影越来越近，隊員們在黑暗里屏着气，紧握着駁壳槍。

“站住！不准动！”隊員們命令着。一拥而上，就把这家伙捉住了——这就是石仁山。

王隊長听说捉住了石仁山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但因为隊員們的疏忽，石仁山又逃走了。

王隊長为了这事怒火上涌，但立刻又压了下去，耐心地对隊員們說：

“干这工作不能有絲毫疏忽。对于敌人要下毒手！要凶狠！該殺的就殺！”

王隊長左思右想，又另外想出对付石仁山的办法。于是又派人到圍城附近去了。

沒有几天，城里城外起了流言。說石仁山和八路有

勾結，被八路捉住又放了他……。 “爱护村”<sup>①</sup>控告石仁山勾結八路軍陷害良民的狀紙，像雪片似的飛向城里。日本鬼子終于把石仁山下監獄。

#### 四

縣文建会的王捷同志，剛通过明光店的封鎖綫，沿着潞龍河走去。突然，在一叢柳樹的后面，竄出兩個“白脖”<sup>②</sup>來，手槍逼住王捷，渾身一搜，沒有槍，只一枝水筆。白脖們不知为什么忽然換了另外一副和藹的面孔，說：

“同志，現在帶水筆实在危險哩！”

王捷不理睬他們。

“同志，不要怕！咱們是一家人，我們是……”

“混蛋！不要想在我嘴里問出一点东西！你們是中國人，我也是中國人！想殺就殺！”王捷以決斷的斥罵，打斷了“白脖”的話。

“同志，不相信我們嗎？好，把槍給你！”說完慷慨地把手槍遞到王捷面前，王捷見这种情形，也改变了态度，把他的手槍推开。

“朋友，不必这样。有什么事尽管說。”

“我們是不得已才干这違背良心的事！我們的家眷

① “爱护村”系当时敌人對他們所控制的村庄的称呼。

② “白脖”，即偽警。

被押着……一旦有机会我們一定改邪归正。請你告訴王隊長，我是有良心的人，我姓石，我的名字隊長知道的。”“自脖”說着，流了眼泪。

“好吧，这样我們是欢迎的。我有事要走了。”王捷和他握着手。

“不送，同志。”

王捷又沿着湫龍河走去。回憶着剛才發生的事件，愈走愈起勁了。

的确，安國縣自有了王隊長这支武工隊，把一群無恥的叛徒和漢奸特务所鬧成的混亂局面澄清了，很多敌伪人員想法和武工隊聯絡，說他們是被迫的，將來有机会一定反正。

1944年3月于延安。

## 二 斤 花

茹殿文同志是七七一团三营的管理員，已經五十六歲了，又加上他是个老革命，战士們都称他为“老管理員”。

营首長給茹殿文一个任务，要他去搞合作社，解决全营的办公雜支。茹殿文听了，就像千斤担子压在肩上；合作社这玩意从來沒有搞过。可是，他沒有說一句話，就接受了任务。他想：“路是人走的，事是人为的，雪山草地都过来了，有啥困难不能克服？再說，这是組織的決定，共產黨員要無条件的服从組織。”

的确，茹殿文同志自一九三一年参加紅軍以來調动是很多的：运输員，运输隊長，管理員，管理排長，甚至去种菜……調來調去，他从不講价錢。他把每一次分配調动，都看成是革命工作的需要，至于个人的什么得失，和职位的大小，他是絲毫也不計較的。

合作社搞起來了，茹殿文里里外外忙个不休，覺睡不好，飯嚥不下。他担心着不能开市，就会把本錢用光。